



中国历史故事

(三十七)

郭东云摇主编

目摇摇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于谦北京保卫战····· | 员 |
| 云南之乱····· | 缘 |
| 景帝登极····· | 园 |
| 太上皇南归与易储····· | 源 |
| 夺门之变····· | 圆 |
| “ 南宫复辟 ”····· | 猿 |
| 曹石之变····· | 猿 |
| 黄河之患····· | 源 |
| 千百衙门 , 十万宦官····· | 源 |
| 二十四衙门····· | 缘 |
| 分布全国的特务机关····· | 源 |
| 宦官人数····· | 缘 |
| 宦官的家奴····· | 缘 |
| 刘瑾专权····· | 缘 |
| 江彬钱守佞宠····· | 缘 |
| 闽浙烽火 : 叶宗留、邓茂七起义····· | 源 |
| 检校和锦衣卫····· | 源 |
| 锦衣卫和东厂的罪恶活动····· | 猿 |
| 西厂和内行厂····· | 猿 |
| 汪直用事····· | 愿 |
| 改土归流····· | 愿 |
| 白莲教起义····· | 愿 |
| 瓦剌南侵····· | 猿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弘治中兴 | 怨缘 |
| 寘鐸叛乱 | 怨愿 |
| 朱宸濠之叛..... | 冤猿 |
| 世宗崇道..... | 冤愿 |
| 大礼之争..... | 冤远 |

于谦北京保卫战

英宗被俘、土木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，明朝百官一片恐慌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。皇太后下诏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。但是，在这国难深重的时刻，怎能让这个年仅二岁的小孩登皇帝位呢？因此，又命郕王朱祁𪚘监国。总理国政。

郕王召集群臣讨论战守之策。翰林院侍讲徐珵首先站了出来，朗朗说道：“臣夜观天象，稽算历数，天命已去，惟有南迁可以纾难。”徐珵的话刚说完，立刻遭到太监金英和礼部尚书胡濙（~~濙~~）的反对。接着，又有一人从文臣班里站出来，厉声斥责说：“主张南迁的，罪当斩首！京师是天下的根本，一动则大事去矣。你难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训吗？”这一驳斥，徐珵非常难堪。他不敢再说什么，低着头退了回去。驳斥徐珵的人是兵部侍郎于谦。

于谦，字廷益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。永乐十九年（一四二一）中进士，宣德朝任御史，巡按江西，昭雪冤囚数百人。后由杨士奇举荐，升兵部右侍郎，巡抚河南、山西。他每到一地，轻骑遍历各处，延访父老，大力兴利除害。正统六年（一四四一），他向朝廷提出一个建议：“以河南、山西各积存的数百万谷子，在每年的三月借给缺粮的贫苦下户，待秋收后收还；那些老病和贫穷无力偿还者，官府就免收他们的借粮。州县官吏任满当迁者，如果预备粮不足，不许离任。这事由风宪官员按时稽查巡察。”英宗采纳了他的建议。于谦巡抚河南之时，黄河不时决堤，给百姓的

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破坏。他组织民众筑堤治水，设置亭长，专责督率修缮河堤，并命令种树凿井，榆柳夹路，道无渴者。在山西，他剥夺边镇军官私占的土地为官府屯田，以资边防费用。“三杨”掌权的时候，对他非常器重。他所提的建议，朝报夕准。王振专权时，一些无耻的官僚争相以搜刮来的民脂贿赂王振，以取得王阉的欢心，而于谦生性刚直，不事权贵，每次进京，都是两袖清风。因此，王振忌恨，加以陷害，把他关了三个月的牢房，释放后又降为大理寺少卿。山西、河南官民纷纷上书朝廷，请求留他在原任。朝廷批准了官民的要求，仍以于谦为山西、河南二省巡抚。正统十三年（一四四八），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。英宗亲征前，他极力谏止，没被采纳。现在，他的反对南迁，力主坚守的意见得到郕王的赞许，郕王下定决心坚守北京。当时，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，剩下的十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，人心震恐。于谦经郕王批准，将两京、河南的备操军，山东、南京沿海的备倭军，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，全部调进北京。他亲自筹划部署，加强防守，人心才稍为安定。郕王把他提为兵部尚书。

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，招致这次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。他的三个爪牙被愤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，人心大快。接着，文武百官又议论立皇帝的事。大家认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秋，人心惶惶，必须另立一个皇帝以安定人心。于是，群起上书，劝郕王早登大位。九月初六日，郕王正式登上皇帝位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，以次年为景泰元年，他就是明史上的景帝。景帝的登基，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。也先俘获英宗时，原以为奇货可居，想利用来要挟

十月十三日，瓦剌军攻德胜门。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屋里，然后派数骑诱敌。瓦剌一万多名骑兵追击进入埋伏圈后，一声炮响，伏兵四出，火器齐发，瓦剌军人仰马翻，大败而逃。也先的弟弟孛罗和瓦剌的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死。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，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。在德胜门北面土城的战斗中，明朝军民配合作战，使瓦剌军又吃了一个大败仗。当明军和瓦剌军在激战时，土城老百姓纷纷爬上屋顶，以砖石为武器，铺天盖地般地投击敌人，喊杀声震天动地。两军相持了五天，瓦剌军四面楚歌，连战皆败。也先本想拥来明英宗，逼明朝城下议和，捞取金银财物，没想到一个子儿也没捞到，反倒损失了许多人马，又听说明朝的各路援兵快要到了，恐怕归路被切断，于是，又拥着明英宗匆匆撤围西去。于谦指挥军队乘胜追击，夺回了瓦剌沿途掳获的许多百姓和财物。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
也先退出后，心生一计，声言要送英宗回朝。明朝的主和派因此又吵嚷着要与瓦剌议和，甚至许多主战派官员也认为必须迎回英宗，倾向于妥协。于谦识破也先的阴谋，他力排众议，指出这是敌人企图借此向我索取财物，并说：“社稷为重，君为轻。”他派人申戒各边镇将帅，万勿中敌的奸计，要做好防御工作，并选派将领，镇守边防重地。他号令严肃，赏罚分明，因而，片纸行万里，无不惴惴效力。在于谦的整顿和指挥下，边防力量大大增强，各边镇的将帅也都主张抗战，也先在景泰元年（一四五〇）的几次侵扰都受到严厉打击，阴谋未能得逞。

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，于谦又对京军三大营进行改编。明成祖时，把京军编为五军营（由中军、左掖、右掖、

左哨、右哨五军编成，均为步骑兵）、三千营（初由塞外降兵三千人组成全都是骑兵，主要任务是巡哨），神机营（使用火器，皇帝出征时须随军出征），合称三大营。土木之变后，三大营丧失殆尽，而且这种组织法因兵种不同，训练各异，一遇调遣，士兵不习新号令，兵将不相认识，战斗力发挥不出来。于谦在原来三大营中选拔骁勇骠悍者十五万人，分为十营，每营以一都督统领，下又分五千人为一小营，都指挥为小营的长官。这十营集中团操，称为团营。遇有战事，由原来各营的军官率领参加战斗。号令划一，兵将相习，克服了原来三大营的弱点，提高了战斗力。

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，使也先更无隙可乘，而明朝又识破瓦剌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，拒绝与他议和言好，逼使也先无计可施。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，也先在景泰元年八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。英宗回到北京后，当个名誉上的太上皇，幽居南宫。

云南之乱

早在洪武年间，云南麓川（今云南瑞丽县）土蛮思伦发在明军远征西南、连攻下云南、大理时，惧明廷之势，向明投降。明廷在麓川设置平缅宣慰使司，任命思伦发为宣慰使。不久，思伦发又叛明，被明军击败，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再次归降，并由平缅宣慰使司兼统麓川地区。洪武末年思伦发死，由其长子思行发袭职，永乐十一年（1413年）思行发让位于其弟思任发代职。得到明廷允许。思任发接任麓川宣慰使后，对明廷开始怠慢，朝廷每当向麓

川征收赋税及征差时，多不按时交纳，而明廷对他常常宽容。当缅甸有事，思任发侵占其地，随之野心萌发，企图乘机恢复其父思伦发当所据有的地盘，遂拥兵麓州叛变。

思任发率叛军入侵孟定府（今云南省傣族佤族自治县）、湾甸州（位于今云南省施甸县），对居民大肆杀掠。同时，南甸知州刀贡罕也奏称，麓川方面夺取了南甸所辖的罗卜思庄等二百七十八个村。明廷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杲据此奏报明英宗，说思任发连年入侵孟定、南甸（今云南腾冲县西南）等地方，他派到各地的头目、土官等也助其叛乱，将叛朝廷的趋势已明确，请调大军讨伐。正统三年（~~1438~~1438年）冬，思任发又侵掠腾（云南今县）、南甸、孟养（在今缅甸联邦境内）。明廷得报，明英宗派刑部主事杨宁前往麓川传达谕旨，予以训诫，但思任发拒不听命。

正统四年（~~1439~~1439年）初，明廷决定用武力讨叛，命黔国公沐晟、左都督方政、右都督沐昂率兵进讨思任发，由太监吴诚、曹吉祥任监军。明兵开到金齿（又称蒲蛮关，在今云南省保山市以南），思任发派其将缅甸断江立栅扼守，明兵不能通过。沐晟派指挥车琳传谕，令思任发投降，思任发假意允诺，沐晟信以为真，准备不再渡江。随军的刑部主事杨宁对他言：还没有用兵，就宣称愿意投降，其中有诈，如果轻信，怕将来后悔、沐晟不听劝告，却派杨宁到金齿去督办粮饷。叛将缅甸多次向明兵挑战，方政大怒，造战船六十艘，准备渡江，沐晟却不许。方政在气愤之下，夜晚率领部下兵将渡江攻击缅甸，缅甸败走，方政兵毁掉所设之栅栏。叛军奔到景罕寨，被明指挥唐清击败，指挥高远乘胜追杀，斩敌三千多人，深入直逼思任发的重要据点上江（在

今云南省泸水县以南约八十里处)。方政远攻叛军，过度疲劳，向沐晟求援。而沐晟正在对方政不听命擅自渡江一事盛怒不止，拒绝派兵增援。过了许久，才派出少量士兵前往，行到夹象石就不前进了。方政知道沐晟不出兵增援，继续追击叛军，中途中伏阵亡，所率明兵全军覆灭。沐晟听到方政兵败，仓惶逃至永昌。当他退至楚雄时，明英宗派使臣责问军情，并增兵四万五千人助剿。沐晟惧怕明廷追究，暴死在楚雄。思任发叛军继续侵犯地方，进攻景东（今云南景谷市）、孟定，攻破大侯（今云南省云县）时杀死知州刁奉汉等明官吏，又攻破孟赖（孟定以东）诸寨。

五月，明英宗任命沐昂为左都督征南将军，右督都吴亮为副将军，马翔、张荣为左、右参将，进讨思任发。沐昂将方政在路江上的胜利奏报明英宗，受到升赏。

正统五年（明1440年）七月，思任发在几次被明军打败之后，又派使者携带象、马、金、银向明廷入贡，表示谢罪；刑部侍郎何文渊也奏请不再对麓川用兵，明英宗于是命大臣定议。兵部尚书王骥、英国公张辅等都认为，思任发叛逆罪大恶极，应该讨伐，但如其自己及早悔过认罪，请皇帝裁定。正统六年（明1441年）初，明英宗任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，都督李安、刘聚为副将军，兵部尚书王骥为云南总督，太监曹吉祥为监军，抽调四川、贵州、南京、湖广等地兵十五万，征讨思任发。这时，思任发也在积极谋图更大的侵掠，他派叛将刀令道等十二人，统兵三万余，象八十只，抵达大侯州，准备进攻景东、威远（今云南景谷市）。王骥进军到金齿，镇康（今云南省永德县东北四十里处）叛军守将陶孟、刀门俸乞降，明军入镇康，又攻破昔刺寨

(今永德县南三十五里)，往攻孟通(今云南省凤庆市西六十里)。总督王骥决定兵分三路：一路攻孟定；一路攻腾冲；一路攻上江叛军大营。上江连攻两天不下，偶遇大风，王骥下令火攻，大败叛军，攻克上江寨。此役战斗激烈，叛军死亡五万余人。随后，明军连下腾冲、南甸、罗卜思庄，抵大笼山。思任发主叛军据险，以二万人列七营进行抵抗，王骥、蒋贵自叛营中路攻入，左右夹击，大败叛军，乘胜追击到马鞍山(今云南省会泽、东川两市间)，大破叛军象阵，杀死十万余人，麓川极大震动。马鞍山也是叛军的一个主要据点，思任发大寨设在山上，山周围三十里，都设栅栏、开地堑，明军无法进入，叛军却从间道绕至马鞍山后。王骥令军中镇静，派指挥方瑛(方政之子)率领精兵六千人突入叛军营寨，杀死数百人，击败叛军的“象阵”，攻下马鞍山敌寨。东路明军在参将冉保率领下联合木邦、车里、大侯之兵五万人，招降了孟璉(今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)长官司，攻下多寨，先后歼灭叛军三千多人。明军随后进攻麓川。明军百道环攻，放火焚烧叛军大营，叛军死亡数万人，思任发父子三人及家属从间道逃走，前往缅甸孟养。麓川至此平定，明军班师，明英宗论功行赏。封蒋贵为定西侯，王骥为靖远伯，侯璉、杨宁晋升侍郎等。

正统七年(1442年)十月，明廷又派定西侯蒋贵、靖远伯王骥征麓川、缅甸。原在思任发败走缅甸孟养之后，又被木邦(在今缅甸境内)宣慰所击，一直追赶过金沙江。明英宗诏命木邦、缅甸捉拿思任发，如能捉获，即将麓川地作为酬谢。不久，思任发即被缅甸擒获，缅甸挟思任发要求明朝割地。思任发之子思机发走头无路，向明廷乞请谢罪，

崖、陇川各宣慰司都整兵备船输饷，以备调度。又派户部右侍郎焦宏到云南督饷。十月，明军进抵金沙江，叛军列阵西岸抵抗。王骥造浮桥，明军过江，攻破叛军，乘胜进军孟养。叛军聚众固守鬼哭山、芒崖山等寨，均为明军攻克；明贵州都指挥使洛宣、九谿卫指挥使翟亨阵亡。此役战斗激烈，思机发下落不明，传说死于乱兵（又一说与其弟思机发逃走。）明军进至孟那，孟养在金沙江以西，距麓川一千多里，各部落对明军之来，都很惊异。

王骥班师后，各部落又拥立思任发的小儿子思禄作乱，进攻银起莽，为明军所败，又到孟养盘踞。王骥顾虑如继续进攻，明军师老兵疲，不易取胜，估计如欲彻底平灭叛军，实不可能，于是同思禄约定，允许各部土人头目约束诸族，可以久居孟养。又立石碑以金沙江为界，誓称“石烂江枯，尔乃得渡”，意思是说，你们要想越过金沙江侵据江东，除非是石烂或江水干枯的时候，才能做到。思禄也畏惧明军威势，表示听命。王骥还朝报捷。

景泰元年（景泰元年）云南总兵沐璘奏报，缅甸宣慰司已将思机发擒获，又将思机发放归孟养。景泰五年（景泰五年）缅甸索取麓川旧地。明左参将胡诰给予银夏等地方，缅甸遂将思机发及其妻子六人交还，由押赴北京。思机发到北京后处死。

景帝登极

正统十四年（景泰元年）八月十七日，土木惨败、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城。当时，朝中无主，城防空虚，老弱

残兵不满十万，而能参战的人只有万余。如何保卫北京，对付即将到来的瓦剌进犯，形势十分严峻。群臣多在庙堂相聚痛哭；太后和皇后则极力搜罗珍宝丝绸，准备去赎回皇帝；大官僚、大富豪更暗中悄悄收拾金银细软，准备南逃。

八月十八日，皇太后一方面派使者持金银绢帛，去瓦剌也先处赎英宗；一方面，则下诏命郕王朱祁钰监国。但过了三日，使者赎英宗之谈判毫无希望。二十二日，皇太后又下诏，立朱见深（英宗子）为皇太子，“正位东宫”。仍命“郕王为辅，代总国政，抚安百姓，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郕王则召集文武面官，商议战守大计。当时群臣仍多忧惧，束手无策。翰林侍讲徐理（后改名为徐有贞）公然主张迁都南京，逃跑避难。他还以天命蛊惑人心，说什么“臣今验之星相，稽之历数，天命已去，惟南迁可以纾难。”礼部尚书胡濙则坚持反对。他指出：“文皇定陵寝于此，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也。”怎么能轻易迁都哩？兵部侍郎于谦亦挺身而出，怒斥徐理：“倡计南迁者，就该斩首！京师乃天下根本，一动则大事去矣。谁不知宋朝南渡的教训？”接着，他建议：“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马，誓死保卫京师。”群臣交口赞成于谦的主张，连太监也都斥责逃跑主张，厉声说：“若去，陵寝由谁来守？”并愤怒地把徐理赶走。最后，郕王与皇太后当即赞同并采纳了于谦的积极抗战主张，下令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，全面负责北京的防务事宜。

郕王摄政后，御午门左门。右都御史陈谔等，哭着奏请诛灭王振家庭。王振的余党马顺，竟还仗势叱责群臣。给事中王竑愤怒地冲上前，揪住马顺的头发，狠咬其肉，厉声高骂：“你平时仗着王振势力，为非作歹；今天还敢这样？！”

群臣亦都恨急，当即纷纷蜂拥上去，将马顺乱拳打死在朝廷之上。登时朝班大乱，郕王非常害怕，便想赶紧退朝。这时，于谦上前，把郕王拦住，叩请他赶快宣谕百官：“马顺有罪，当死。朕不追究”。群情方定。随后，郕王又下令逮捕了王振的弟弟王山，立即宣布罪状，押赶刑场，磔之。王振家族老幼，全部处斩，籍没其家。当群情平息后，大家才发现，刚才于谦因护郕王，袍袖都已被扯碎，对于谦也就更加敬佩。吏部尚书王直感慨地拉着于谦的手说：“国家需要的正是你这样的人。像今天这事，我一百个王直也是无可奈何的。”从此，郕王亦更加倚重于谦。于谦则更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已任，勇敢地担负起抗击瓦剌，保卫明朝的重任。他一方面积极布置北京的防务，一面让朝廷下令各地举兵勤王。当年九月，于谦又率群臣联合上奏皇太后：“车驾北狩，皇太子年幼。古人云：‘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。’请定大计，以安宗社。”皇太后准旨。当对郕王转达皇太后的旨意时，郕王颇为惊恐，推辞再三。于谦说：“臣等这样请求，完全是为了国家安危计，绝无一点私意。”曾奉太后命令去瓦剌军营赎买英宗的特使岳谦，也传达了英宗的“口谕”，说“御弟郕王年长且贤，可代朕继统。”这样，郕王方才同意继位。

九月初六日，郕王朱祁钰正式登基，即皇帝位，是为景泰帝。以明年（景泰元年）为景泰元年，遥尊其兄英宗为太上皇帝。十月，也先因得到原侍奉英宗的太监喜宁为间谍，对明朝内部虚实了如指掌。于是，他诡称要给明朝奉还太上皇英宗。由于于谦的布置得当，阴谋未能得逞。因此，他便在喜宁引导下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。也先第一战打下

紫荆关，接着便长驱直入，掠过易州、良乡、芦沟桥，直抵北京城下，挟英宗向明朝索要金帛以万万计。群臣以太上皇落在敌手，为免有害于他，多主张议和。但于谦却毅然表示：“今日只知军旅，其他皆非所敢闻。”也先又转攻德胜门，结果中了明军之埋伏。其弟孛罗、平章毛那孩均被明军炮火击毙。当也先拥英宗向城楼高喊：“吾为汝等送皇帝来了！”而于谦却针锋相对，让人回答：“吾等已有新皇帝了！”结果也先大失所望，又因经过几场大战，瓦剌军伤亡惨重；加之到处遭到广大人民的英勇袭击。不久，各地勤王兵也纷纷赶来，惟恐归路被切断，不得不于十月底，带着英宗和残兵败将狼狈撤回。于谦领导指挥的北京保卫战，在广大人民积极支援配合下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郕王朱祁钰正是在土木惨败、英宗被俘、北京危机的特定环境下，由抗战派于谦等人拥立而登上皇帝宝座的。同时，又由于他依靠了于谦等人的积极抗战，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重大胜利。从而巩固了明朝政权，保卫了北京及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先进经济文化；又遣使屡次拒绝迎奉英宗还朝，表示其战守之决心，迫使瓦剌也先不得不将英宗放回。但是，在对待被瓦剌放回的英宗安置问题上，却出于贪守帝位的私心，错误地采取了幽禁南宫的作法，从而激化了同英宗之间利害矛盾，导致了八年后的“南宫复辟”、自己的被害和于谦等人的含冤被杀。这固然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必然结果，但也是其对英宗处置不当所造成的。

太上皇南归与易储

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留守的英宗之弟、郕王朱祁钰与留在京中的官员一起欢庆中秋佳节，忽有前线大败的消息传来，一时举朝惊恐万状。随后，前线败溃下来的士兵及伤员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北京街头，一时间人心浮动。人们不明白，五十万大军怎么会一下子损失殆尽，而且皇帝也被蒙古兵抓去，这可比丢失五十万大军更为可怕。

十七日，群臣百家会聚阙下，“愁叹惊惧”。十八日，太后孙氏命郕王召集群臣商议大计，“群臣聚哭于朝，不知所为”。这时，翰林侍讲徐珵站出朝班，首先提出迁都南逃的主张，徐珵当时以精通天文和阴阳历算闻名，南逃的主张便是以星相不利为借口提出来的。话一出口，兵部侍郎于谦喝道：“言南迁者可斩也。”接着，于谦以宋朝迁都南逃以至亡国为例，历数南迁之不可行，主张重整军备人心，坚守北京，抵抗也先。于谦官职虽然不高，但其饱学精干久已为官员们敬重，他的意见深得百官赞同。于是，以孙太后懿旨，令郕王监国，于谦升为兵部尚书，调集南北各路兵马，整饬武备，准备抵抗。

且不说大败之余，百务待举，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等文武大臣忙于朝政军务，在宫廷最为忧心和忙乱的还是英宗母亲孙太后和皇后钱氏。孙氏在太皇太后张氏在世时，虽然名为太后，但什么权也没有，处处都要小心。张氏故世，英宗成人，她刚刚松了一口气。不想英宗亲征，不仅丧师辱国，而且将大半个政府都带去，自己身陷敌营，后方政府也几乎